



海口市龙桥镇街两旁,遍植黄花梨。2015年底成立了海南首个林区警务室。

黄金翡翠和田玉,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,今天已挖得所余无几;唯珍稀林木有可能再造,却需要人类的大智慧。以黄花梨领衔而精彩纷呈的、与大国崛起相称的海南百年绿金产业,恐怕需要更新的思维方式,更广阔的视野参照系,以制定一个明确纲领,政府给予关键性支持。

珍木黄花梨之《破局》—— 南方有嘉木 蓄势待腾飞

文/图 何以端

不砍不见钱,怎能长百年?

今日琼崖乡村,房前屋后的“四旁”花梨树种得如火如荼。有些能人,更敢于在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野外连片种植。虽然被盗窃危险还在,但毕竟安全多了。在熟人社会的尽力防护下,这里头应该有相当数量的树能长大。

问题是,能长多大?

我看到过琼西一座私人庭院里几株50岁的花梨,还有两株80岁的大花梨树,都是二三十年前才移栽过来的。主人告诉我,当初移栽这两株花梨时,它们是50岁,同批同龄花梨有10株之多,分别被不同的人领养走。估计后来多半已被砍伐卖掉,毕竟,像他那样耐得住劲的人很少。

海南民间藏龙卧虎,未必为外界所知,说不定还有更年长的私人栽培呢。不过说到底,也只能是个案。

严格地说,一株三四十岁的黄花梨,不过是尚未进入青春期的毛头小子,但是在当前的海南郊野,就已经很难看得到了。它的主人,就像养着一只笼门可以随意打开的皇牌画眉,连睡觉都不踏实,生怕哪一天“呼”地就飞走了。

树龄与潜在威胁同步增长,猛兽始终在暗处蛰伏。私人栽培花梨成百年大材(“百年”在本文只是简称,实际上,大材的最低门槛不少于三百年)的机会,依旧遥不可及,将来能不能作为一个产业,更是言之过早。

因为,这涉及花梨被“苦苦相逼”的另一把刀子。它来自树的主人。

个体、家庭的力量是有限的,人间盛衰无常,子孙贤劣难料。百年大材需要数代乃至十余代人的恒心。人们种花梨本就不是用来做跨世纪梦的,有太多的理由需要现款。高昂的估值,天天提醒着主人,诱惑着主人和他的亲友。主人自己也天天纠结:还留着?傻帽吗?等着哪个台风天白送人吗?

花梨树不是无法拆卖的客家围屋。风吹草动,主人手一痒,故事就结束了。

只有砍树才能变现、活树极难流通的现实,是对百年大材的另一致命制约。

千万黄花梨,十年内外将产生一批批脱贫奔小康的农户,像当年盖“芒果楼”一样盖起千百座“花梨楼”,这无需怀疑。脱贫,恐怕也是地方政府推广的重要初衷。不过这仍只是“万里长征第二步”,而且,市场风险未能完全排除。

举例说:“花梨楼”是部分树农先行变现所得,可能严重挑战其他栽培者的耐心。花梨这十多年的天价,带有炒作因素,随着小材批量上市,此物再不神秘,价格难免下跌。而一旦出现降价预期,树农可能会争先出手,炒家可能会选择离场,于是翻云覆雨,“震荡洗盘”。震荡一旦遏制不住,那就是“崩盘”……风险是存在的。

不少曾被寄予厚望的明星作物,一哄而起,最终烂市伤农,一地鸡毛,原因耐人寻味。

这样的百万花梨,也就是十余二十年一挖的老木薯,卖贵些而已。前怕盗

伐,后怕跌价的千百散户,能走多远?

花梨大材产业尚未浮出水面,因为疑难还多,制约明显。出不了百年大材,花梨的“农耕文明”就始终走不出初级阶段。

如果不甘心金字招牌就这样收场,再下一步,怎么走?

天竺有先行,末段惜跑偏

历史上,能与花梨木分庭抗礼的惊世嘉木不多,檀香紫檀,就是其一。

据相关资料,檀香紫檀又称小叶紫檀,通称紫檀,主产印度,心材含有丰富的树脂和独特的紫檀素,材质极其稳定,在产地被称为“木中之金”,是明清数百年一贯的皇家顶级用材,在清代臻至顶峰。

由于紫檀生长缓慢,非数百年不能成材,至清后期,印度产地天然紫檀林已近枯竭。通常,事情就到此为止了,但沉寂百余年之后,剧情突然逆转……

2012年5月,一则新闻震动了珍贵红木业界:两个40尺标准集装箱内,一批谎报为“印度紫檀”在天津进口的檀香紫檀木料被揭破。紫檀来自印度,总重近45吨,当时国内市场价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,是海关破获少有的走私大案。

原来,印度规模性人工栽培檀香紫檀,已有一个半世纪之久,大约是国际上第一个成功批量栽培百年珍稀林的范例。

鸦片战争后,印度认识到紫檀的重大经济价值,遂于南部产地迈索尔进行人工引种开发,给予定期护理。连续几十年的规模种植,使紫檀林有了相当程度的恢复。到20世纪末,早期的人工林已经初成。不过,其时印度政府已经认定紫檀为濒危物种,遂颁布法令,禁止紫檀与象牙、檀香木等的贸易。但是重利所在,监管不足,中印两国非法势力经常勾结盗伐,走私进入中国。

据业内人士指,目前市场上真正的紫檀木,全属走私的人工林木材。此事讯源较窄,而且涉及某种重大商业利益,细节真伪并非没有争议。

不过,其基本事实是:印度成功栽培了紫檀人工林。这极具进步样板意义。可惜后来不加区别的禁售政策,虽然符合某种理念,却对人工栽培的积极性予以致命一击,简单地摧毁了这个本该不错的产业,将可能的合法一下推向非法,反而断绝了扩大紫檀人工栽培规模的机会。

不但对就业和经济是损失,而且从保护稀有物种的角度看,也未必明智。

个人认为,在严格限下允许人工紫檀林合法贸易,是对珍稀树种更好的保护措施。例如许可证制度,每年只发放成材紫檀林总数1%的砍伐指标,能抬高商品紫檀价格,刺激更多商品化栽培,实现永续发展。

先行者印度的经验教训,非常宝贵,值得我们多加研究。

沉檀龙麝,痛失鳌头

说到海南顶级奇珍嘉木,沉香自古与黄花梨不分伯仲,总是并列榜首。

沉香又叫土沉香、女儿香、莞香,久负盛名,古代居“沉檀龙麝”四大名香之首。海南香又从来居于中外(东南亚)产地之首。自宋代以降,沉香“惟海南最胜”、“万安黎母山东响者,冠绝天下”等赞誉,史不绝书。然而,野生资源由于千年滥采早已濒绝,国外产地亦近于枯竭。

近年海南人工栽培已经启动,人工开香门的生产和也比较可靠。但树龄太幼、结香年份太短,其市场级别正相当于花梨的根根毛毛,可以为主人赚钱建楼,离大雅之堂依然甚远。

无论什么结香机制,没有百年以上的安宁环境,是绝对结不出顶级沉香的。海南的百年(也是简称,实际很可能超过百年)沉香,比重大,油分高,古称“悉冠诸香所出”,“一片万钱”,是无价之宝。

广东东莞,历史上著名的“莞香”产地,十余年来大张旗鼓,要恢复和弘扬“莞香”文化。有些铁杆莞香拥趸甚至拒绝提“沉香”一词,客观上成为“沉香”概念的“劲敌”。值得庆幸的是,东莞至今仍保有部分百年白木香原生树群,这是它最有底气之处。

此外,香港、肇庆等地,近年都陆续报道保有原生态沉香大树群,资讯确凿。相比之下非常可惜,像黄花梨一样,海南由于沉香太出名,稍微像样的沉香树都早被滥伐净尽。

“沉檀龙麝”,古有定评。莞香能如此振作,海南这个曾经“冠绝天下”的沉香故家,又当如何?

与黄花梨一样,排除了一时功利的障眼法,沉香价值权重的基本面依然是树龄。只有在绝对可靠的百年、最好是两三百无人扰动的老林中,这种无可替代的日月之精华,才有可能缓缓再现人间。任何企图提速的措施,都是权宜之计。然而,有价值沉香的防护,比黄花梨困难十倍。

为今之计,我们要么让海南顶级沉香永无归期,空余“御香缥缈”的遗恨,要么下定决心,促成长效珍稀林体制的早日实现。

必须指出,海南的高品位高价值树种,至少可以达到两位数之多,每一种都有其特殊价值。例如与沉香并称的神品、别名“花梨藤香”的降真香,与花梨并称海南五大特材的坡垒、子京、母生、酸枝等,都是价值高昂的绝品,大材绝产多时,高端需求殷切,复兴遥遥无期,都是未来百年珍稀林中有实力的选手。

回归入城,康庄大道

如何实施百年珍稀林工程?

进城,是最便捷最现实的道路,政府花很少的公帑就可以切实启动。

通常,城市是首善之区,现存寥寥晨星的黄花梨大树也几乎只在城市。海口人民公园有五六株五六十年岁的,至今安全;海南各处的热带植物园、机关大院也有一小批,树龄二三十年不等,或许有更老的。广州华南农业大学的五山老校区内,有两株1920年代建校时栽下的

老花梨,应为国内已知人工栽培的最大者。

黄花梨路树,也是亮点处处。肇庆市1986年新开文明路时栽下220株,每株树苗不过一角钱,至今价值早已过亿,长势良好。广州市区的福祥路也有近10株,比肇庆的还早近十年,有心人统计过,树龄类似的黄花梨全广州市有数十株之多。2012年有一两株被不明不白弄走,引发官民高度关注。有关部门很快加强了防护措施,这几年再未见险情报道。

海南野树成为华南大都市路旁“活生生的大金条”,一个意外耀眼的人文景观在冉冉升起。

这些成功案例,值得海南高度重视,认真总结。

城市楼盘种花梨,是破解保安因局的捷径,可以尖兵突进。我那批历经波折的花梨,就是在三亚一个小型楼盘找到归宿的。相比于盗伐盗挖的“轻而易举”,合法移栽手续非常严格繁琐,当事各方包括管理层,都深感压力,真是“临深履薄”。欣慰的是:移栽至今满四年,未被被盗伐。有次盗贼将树锯了一道深痕,尚未得手即被发现,仓皇逃去。这可以看作是一次抢险实操。

实践说明,只要够重视,市区楼盘是足可保护黄花梨的。据目前所知,这或是海南树龄最大的百株花梨林群落,迟早会为三亚增光。

花梨不但名声显赫,而且树形优雅,枝叶青翠,不怕部分荫蔽,灌溉条件下萧索的落叶期很短,还能释放出宜人养人的淡淡香气。作为庭院树实在不赖,何况含义富贵吉祥,又会成为楼盘可观的附加值,应该受到业主的欢迎。

林在盘中,亲邻珍稀

花梨只是一个代表。海南还有很多极有价值的珍稀树种,同样消失于公众视野之外多年,同样具备再创辉煌的资质,只待破局。

现在无论从海南哪一条线行车,沿路细数能看到的人工栽培树种,除了果树棕榈外,也不过按树榕树、橡胶木棉、印度紫檀非洲楝等一二十种。何其单调!

海南那么多大有价值的好树,完全可以把它们再请回来。

海南的旅游酒店及房地产正在持续大热,可以把它们与珍稀树林的营造结合起来。例如,凡是占地面积在100亩以上的规模酒店或楼盘,政府另行附送相当于总面积15%的绿化地,能多一点更好,专门用于种植乡土珍稀树林。由林业部门专家组以适地适树的原则,配置多树种混交方案安排种植,酒店或楼盘则作为代管方。

这些林权属于国有,纳入规划,造表公示,永不变性,永不砍伐——先规定100年再说。有林务官员定期巡查。该酒店或楼盘作为代管方,可以长期免费享用珍稀林的景观及生态资源,同时出资负责管护。在具体责权利条款中重要的是:如有损毁灭失,除依法追究责任人并责成及时补植外,代管方还必须付出明显超过市价的赔偿。被盗伐的树木追回部分得公开拍卖,严防任何个人或相关单位在盗伐事件中间接获利,造成恶性循环。

国有林最后变现的利益,后人会合理处置的。也可以依法公开拍卖附着物成为民有林场,实现活立木流通,按原规定永续经营。而如果商品房楼盘可以抽签认购一株花梨树,哪位业主不愿意?这,不妨称为“小林地”。

这是个多赢的格局,典型的非零和博弈。酒店或楼盘得到这么大的免费园林,没有不高兴的。人人向往的“盘在林中”,不如现实的“林在盘中”。依托酒店或楼盘既有的保安设施和力量,管护珍稀林所增加的成本其实不大,非常划算。可以大大方方地挂上优雅的说明牌,供住客或业主近距离观赏,亦可林下漫步,成为一种文明程度的标志。

果真如此,全岛各市,将来抬头就可以看到数十万乃至百万株的百年珍稀大树!

从国家规划来看,这些“熟地”就是置换进了城市的“生态林地”,是城市之师。这点平地或微丘,海南完全拿得出。

以海南乡土珍稀树作为人居伴生树林,体现了一种尊重乡土、亲近乡土、尊重自然的尝试,将来必然成为社会的普遍追求。有舍才有得,而所得甚大。这些珍稀树种最贴近民生,最贴近世界;珍稀林降低了土地容积率,宜居指数更高,国际旅游岛美誉度更高。



野生百年沉香树(资料照片)



美丽的黄花梨树冠